

小 徐 寵 妾



香
妃
之
秘
記



民國八歲九月出版



香妃之秘記

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撰著者 冀北散人

校閱者 燕都黃漢

發行者 中央編譯社

代售者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中央編譯社

南方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香妃之秘記目錄

香妃之身世

香妃之家族

香妃之孝思

香妃之愛情

香妃之才貌

香妃之藝術

香妃之嗜好

香妃之憎惡

香妃之被陷

香妃之出罪

香妃之秘記 目錄

香妃之感恩

香妃之私盟

香妃之約法

香妃之被惑

香妃之定情

香妃之閭威

香妃之警惕

香妃之譏諷

香妃之雅謔

香妃之豪闊

香妃之倜儻

香妃之直諫

香妃之閨怨

香妃之醉後
香妃之調侃
香妃之力爭
香妃之逐客
香妃之遷居
香妃之情書
香妃之刺繡
香妃之畫扇
香妃之指環
香妃之珠花
香妃之南遊
香妃之料事
香妃之謝客

香妃之秘記 目錄

香妃之名片

香妃之近跡

香妃之嫁婢

小徐
寵妾
香妃之秘記

冀北散人筆載

冀北散人曰。予以萍蹤飄泊之身。旅食長安已十經寒暑矣。走馬看花。登樓作賦。豪情不改。司勳身世無殊王粲。然而踏徧馬纓花下。殊少可兒。惟我聞有香妃其姝者。鍾情於當道城北公。鸚鵡情濃。無以復加。而姬尤孤芳自賞。淡泊自甘。威武不能屈其志。富貴不能移其性。此士夫之所難能者。而一下賤妓能之。是則其事可傳。其人可淑。爰就所聞。筆諸於簡。時己未秋楔日。書於京師客次。

香妃之身世

記者某日。於太原公子席上。得鑒香妃之顏色。時姬雖淡妝素抹。而神彩奕然。無何即忽忽避席。若不勝情。予以驚鴻一瞥。私心滋憾。竊詢於同院妓蘊玉。蘊玉殊可人意。即以香妃之身世告。其言曰。『香妃初名小如。乃宦家閨媛。其墮落平康。有不得已之苦衷在。計其入院。方期年耳。芳紀殆未及笄。而嬌條綽約。有秀色可鑒之致。其假母某媼。遂日爲錢樹子。奇貨可居。故非纏頭充裕。得厭其假母之慾壑者。不能一覩芳姿。香妃

之一身。無復自由。一任假母作弄。固大可憐。儂（蘊玉自稱）與同院半載。每見其鎮日妝樓默坐。索然無生氣。儂暗爲歎息。有時假母不在。儂偶詢其身世。彼訥訥不出於口。少須已明珠百緋。緣頰下矣。儂心知其有不得已之苦衷。在不再去問。以善言慰之。香妃每數日不樂。雖絲竹盈耳。而彼嘗頻蹙。噫青蓮污泥彼姝之謂也。』蘊玉言之。此爲唏噓不止記者。時亦抑抑不樂。是夕同席均未盡懽而散。

香妃之家族

香妃月圓年紀。其品格漸趨於上。所與往還。均屬當道名公鉅卿。時假母已謝世。姬自立門戶。枇杷門巷。游蹤常繫。姬手腕敏活。尤能以禮接見諸客。生張熟魏。靡不歡心。姬每於深閨良夜。語人以傷心史云。『人謂儂花貌。蟬妍薑性。辣然則儂豈好爲悲楚之容哉。儂胸中自有一段不得已之苦衷。不可對人言耳。回溯儂之幼時。金枝玉葉父母。阿兄愛等掌中珍。蓋我父本宦系也。母亦鉅宦張公之女。歸我父三歲產。阿兄越九年始產。儂故我母愛儂實過於阿兄。七八歲時。母嘗惟儂所欲。無不順意。飲食衣飾月費千金。不稍吝。及光復後。儂纔十齡。阿兄已十九歲。父以年暮精力衰耗。不復出仕。息影。

林泉時。我父以京師喧鬧。挈眷遷至津門僻靜所在。種桑灌園。優游自得。忽阿兄不諒。既畢業於法政學堂。宦興大熾。潛取父私蓄三千金。賄賂當道。謀一遣尹缺。時當道王某。聲勢喧奕。炙手可熱。黃金朝入。而儘先補用某省道尹之命令夕下。阿兄喜不自勝。卽打點上任接篆。不謂事又中變。當道王某。賄案敗露。致被大總統私仇公報。一旦肆諸市朝。我兄乃頓失輿援。不寒而慄。未幾固以餘黨枝連。坐行賄罪。罰鍰了事。我兄以初出茅廬。陡遭挫折。抑鬱不樂。未幾成陰虛症下世。阿父老淚滂沱。亦以痛兒成痰症。兄死匝月。亦卽不祿。此時惟我母扶我。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乃昊天不恤。更事變非常。族叔某。來主家政。時與我母生氣。不三月。而我母亦下世。半年之間。兄死。父死。母死。尤加惡叔之摧殘。家因是而破散。此時惟一任惡叔之指揮。某日清晨。叔謂儂曰。汝年長已。男有家。女有室。我將嫁汝於京師。爲某公子之婦。汝往其門。善事爾翁姑。勿相忤也。儂初不知謊。下午。卽有老嫗來。引導登火車。汽笛一聲。儂遂與以生以食之家庭。作永久之別矣。及抵京。有肩輿來接。抵所居地。乃平康中也。儂知中計。然已無可如何矣。儂自知強項無益。一一唯命自從。時假母張姓。視儂年齡尙稚。每不使儂出露眉目。惟日

夕命習歌曲未幾有他媼來視儂。謂假母曰。此兒殊聰穎。既秀其外。更慧其中。非等閒之雛。所可比擬。曷不使其出人頭地。爲門巷生色耶。假母意動。乃使儂習曲益勤。竟日無暇豫。偶不經心。撻楚隨之。儂斯時幾不自知身之尙在於世也。每思人亡家破。於無人處以淚洗面而已。儂年十二。始稍稍應徵。而假母之責備益嚴。不許與生客作一語。稔客亦不過寒暄數語。供一茶而已。儂至此時。動輒得咎。無復生人樂趣。及二年。假母死。臨死時。又托同院心腹。爲料理後事。以儂托同院心腹照拂。死後同院某。鵠視儂能命儂自主。儂至此。始得自由其身。恢復儂精神之快樂。然每一回溯。五年前之所經歷。猶心酸頭暈。不自知淚之所從出也。嗚呼。儂何忍言此。『閨友有聞其語者。見其悲梗無人色。遂亦不欲其更述。亂以他語。但曰。我已知姑娘之所經歷。已佳人薄命。千古同然。姑娘亦可不必過傷。已往事。莫不皆然。香妃心始稍慰。然是茲抑抑不樂者。非數日不止焉。』

香妃之孝思

同院閨友。與香妃共寢處者。於燈光下。見香妃左右臂上。有二巨疤。怪而詢之。香妃羞

澀不以告，固詰之。始訥訥語人曰：「儂前於家中十齡時，老父病劇，百藥罔效。醫者言：老年人當以靜養爲本。今老人是疾，由氣厥而生，非靜養不可。草木無能爲力也。老父頗然其語。終日伏枕靜養，然有時思及喪兒之痛，又復不能將息。於是病日益劇。儂見父如此，已成不起沉痾。私忖阿兄初喪，老父何能如此。偶有不測，家破隨之。於是儂侍奉湯藥之餘，思得古人割臂療病之法，私意效法之。於是沐浴持齋，焚香籲天，據割左臂肉下，割時亦不甚楚苦。既下肉，縮如豆形，而臂上血流不止，敷以止血藥，末始止。然後以肉和藥中，親自爐煎進父。父飲之，神色略清。然以年老虛弱，後終不起。此左臂上一疤之歷史也。其右臂上之疤，我母臨終時，儂無法援救，仍行故智，割下進母。然母病亦以過重無效。儂父母已矣。儂撫兩疤，不禁有無涯之痛也。此兩巨疤者，實永留一絕大紀念，使儂目覩傷懷者也。」香妃至此，又不禁揮洒思親之淚，嗚呼香妃雖身墮平康，其孝思有不可磨滅者在。春秋重純孝，則予輯是書，安可漏此不記耶？」

香妃之風流

香妃既以純孝稱，曲院中於是不識香妃者，咸疑香妃必一食古不化之女子。然一見

其人則尤風流倜儻，娟媚無擬，以故羣相訝之。謂如香妃其姝者，非特北里無匹，即舉天下閨閫女子，亦罕乎有儔。香妃嘗謂其同儕曰：「儂之心性，與人迥別。儂喜淡裝素服，不事鉛華。每日喜拈白梅花一枝，踏雪遊名勝之區，留連不忍遽去。喜捉白蝴蝶，以銀針簪於襟上，喜飲酒薄醉，拿小艇遊清溪，脫羅靴濯足，解雲髻洗髮。夏日喜輕羅小扇，乘涼於山巔水涯，俟月上人靜時，解衣浴溪中。儂雖一孌弱女兒，生性如此，不介於意。凡他人所不能爲者，儂徧行之。人以謂儂風流放誕，儂亦自以謂風流放誕，非他人所及。儂嘗憶去年炎夏某夕，同院姊妹皆外出觀劇，儂獨自在院出浴，既竟，裸臥楊妃榻中，一覺醒來，已月上柳梢頭，冷露浸肌，因是而病，數月始瘥，是風流放誕之害也。」同儕皆以謂其言之當，蓋香妃固風流，誕羈之尤者也。

香妃之愛情

香妃前居曲院中，雖迎來送往，多貴介公子，揮金如土，不稍吝惜者。然香妃絕無芥蒂於心，彼大腹賈，炫耀多金者，香妃益白眼視之矣。香妃嘗語同院蘊玉曰：「風塵中無雅士，至於近今之新官僚，益復俗不可耐。暮夜乞憐，交人白日，是其慣技，而彼輩尤不

自知其真相。往往捋其菱角之鬚。翹其大拇之指。一味以金錢權勢驕人。甚至賣弄風月。自討沒趣。既無下場之勢。益復恣意摧殘。焚琴煮鶴。擊鼓催花。平康中憎其勢者。爲之低聲下氣。一任蹂躪。此真花界之蝥賊也。儂素不懼此輩。自有手腕以屈服之。間嘗有一武夫。周旋於儂之妝閣中。且經年。揮霍無慮萬金。一夕佯醉。意欲髡留。儂嚴詞却之。彼不悅而去。儂惟語彼曰。昔徐孺下陳蕃之榻。傳爲士林佳話。奈今宵儂妝閣中。無陳蕃之榻。何。還請回駕。明宵請早。彼怏怏而去。蓋儂發是語。所以反言之。使知儂妝閣中。均雅物。無俗子下榻地耳。彼明日又至。乘間語儂曰。某（武夫自稱）權傾一國。喜怒繫天下之安危。出涉動萬人之瞻仰。自謂貴已極矣。黃金不足奇。珍寶盈篋。居室宅運雲玩好充滿。自意富已極矣。以卿卿之目光視予。所缺者何物耶。儂聆其言。度其意。知彼之言此。一以誇其富貴驕人。一以欲使儂言所缺者。專房之寵。蓋意在儂耳。儂帶笑以應之曰。將軍所缺者功業耳。以將軍之祿食萬鍾。當建奇勳立偉業。使天下後世蒙將軍之休。乃不然。竊以謂將軍之缺憾耳。彼聞是言。作微哂曰。小女子亦作如是語耶。更言其他有所缺憾否。儂私訝其顏厚如此。更喋喋不休。乃慍言之曰。其他將軍所缺。

者胸中。三斗松烟耳。彼不解儂之所云。更絮聒問不休。儂亂以他語。不更調侃。彼見儂不以誠意相待。恐自討沒趣。輿辭而去。嘻。彼蠢如鹿豕。不識一丁之漢。尙無調侃之價值耳。』香妃之伶牙慧舌。有如此者。微論伎院中有其儔。卽舉天下閨中人。與之倫比。恐亦難乎其有偶矣。於此可見一斑。

香妃之才貌

香妃雖年家教甚嚴。父故名孝廉。學有淵源。益以香妃有宿慧。聰敏絕倫。六歲時。唐詩涼州詞。清平調諸作。已能朗誦上口。及兄李。父始命女輟學。時香妃年十齡。已能作散體詩。清新如晚唐諸子。書法臨顏魯公帖。筆致雄渾。不類閨中人手作。蓋閨中人往往喜數王右軍書法。或臨衛夫人簪花小楷。而香妃獨異於人間。爲人書團扇。數楮河南體。亦風秀絕倫。得其神髓。京師巨紳得其一鱗一爪。若拱壁之珍藏。香妃某日於席次語稔客云。『儂自齠髻習經史。畢首誦昭明文選。閱二年。而其中佳構。類能背誦。旣而喜學晚唐人佳作。儂每數四推敲。近年效爲之。有（舊葉有心初捲綠。桃花無力護殘紅）之句。老父謂得晚唐一派體裁。其後儂益以晚唐派三折肱之。尙有詠秋海棠落

葉古鏡。秋日晚眺諸作。益似晚唐派。今已遺忘矣。唯老父深言儂之所作多蕭瑟句。故今日身墮平康。成薄命人耳。』時席上諸客皆另眼視香妃。知香妃非與衆伎伍也。香妃之貌。則非余拙筆所能形容盡致。大抵如花中之芙蕖。肥瘦得宜。嗔顰咸妙。不待渲染。而娟潔自己不凡。明眸皎齒。曲眉豐頰。其天生之聰敏。流露於眉稜眼角。使人一望而知爲非庸俗女子也。古人所云。盈若有餘。柔若無骨。香妃似之。唯輔頰間時露楚色。是類浣紗人捧心而啼。益增嫵媚。香妃之態。翩翩然弱不禁風。可作掌上旋風舞。京師風雅者之評量香妃云。『香妃擢儷。一時傾倒萬花。入其繡閣。蘭芬嚼馥。如香雪海。妃居其中。自是合度。』又云。『香妃娉娉嫋嫋。居然有林下風。我知青泥蓮花。矚然不滓。未識阿誰是劉家郎。决不使蕪菁相溷耳。近乃小姑獨處。示疾青谿。』又云。『香妃邇來性益兀傲。蔑苞奮奕。鄼料卓犖。不可與菽櫟儷矣。其芳齡綺歲。三五而盈。惜受塵非其地。出入都齷齪吏。姬嘗語次拊髀曰。安得崑崙。』又曰。『香妃非尋常之所謂妓。雍容嫺雅。有大家風。其周旋於名公鉅卿間。亦往往氣像不侔。鮮有當意。聽其自述家世。若不勝燕子尋常之感。我有以知香妃有心人也。量珠種玉。惜風塵中無其當意耳。』記者

彙集數家之月旦。則香妃其姝。自是躍然紙上。益覺其貌娟娟。濯濯。不可以塵忝矣。記者更舉近日詩人。所詠香妃者。彙誌如下。

過訪香妃賦此留贈

生小爭相惜。明妃舊有村。徵名占帝寵。問姓托仙根。
(香妃舊姓李)螺黛休教污。鸞篋漫與論淒涼。思阿嬀。西望爲招魂。
一角朱闌外。樓台壓水開。櫺隨花影過。香透月華來。
幽緒危絃咽。芳姿團扇猜。檐鈴喧蕊榜。
(時適開花選)遲爾出羣才。

偶集唐人句贈香妃

出衆風流舊有名。可憐時節足風情。
兒家門戶重重閉。誰共寒燈話到明。
滿筵紅蠟照朱鈿。解語花枝在眼前。
漫費葛衫葵扇力。爲君別唱想夫憐。
身情常在暗相隨。六曲聯環接翠帷。
却共海棠花有約。看教鸚鵡念新詩。

香妃之藝術

香妃既生。性兀傲。氣象不侔。其能於平康中。羅致多金者。全恃其出羣之藝術。香妃乃

更與菊部中受盛名。善崑曲。能於豪竹哀絲中獨樹一幟。蓋京師素無清雅之樂。時下所唱。咸尙黃腔。黃腔者。起於湖北黃岡。詞意俚鄙。音節失和。皆若輩隨口謔成。宜無當乎大雅。乃香妃平日。乃以文筆竄易之。正其宮商譜。而歌之。便覺悠揚婉轉。鏗鏘動聽。於是出而問世。知音人便覺耳鼓一新。走馬章台者。遂重視香妃。酒綠燈紅之際。有非香妃現色相。輕敲檀板。緩按紅牙者。則抑抑不樂。香妃更能別出新裁。以紅樓夢十二曲。以及桃花扇牡丹亭諸曲譜。出新腔於院中。紅氍毹上。相與扮演。音節既和。叶恣色復超羣。於是見聞者俱疑天仙化人。香妃亦自名其部曰霓裳部。已爲領袖。諸婢呼香妃曰羽衣仙子。亦香妃所囑也。京師有名公鉅卿慶壽。預使人聘定其部。屆時香妃率其部下扮就。而往蒞庭。輕歌一闋。檀板文簫悠揚盡致。名謂諸仙祝壽。主人預製金跳脫一雙。賚之香妃。例不受。宴忽忽返院。亦有豪公子於他院席上酒酣耳熱之際。飛箋召之。命率部下扮演一齣。俟其畢。急足購金釧於市。以遺之。香妃始謝領而去。若與之資財。則不納也。間有人挈朋儕十而人入其妝閣。以覘之。香妃例不納。資遊客唯酌賞其部下諸婢可耳。其部下諸婢亦多善才。香妃配角適宜。純正明豔者。飾旦雅澹雄